

周克希 译文集

La voie royale
王 家 大 道

André Malraux

[法] 安德烈·马尔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克希 译文集

La voie royale

王家大道

André Malraux

[法] 安德烈·马尔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W
A
R
M
T
H
I
S
B
O
O
K
I
S
A
V
A
I
L
A
T
O
Y
O
U
I
N
T
H
E
L
I
B
R
A
R
Y
O
F
E
A
S
T
C
H
I
N
A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家大道 / (法) 马尔罗著 ; 周克希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周克希译文集)

ISBN 978-7-5675-1192-7

I. ①王… II. ①马…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1913 号

周克希译文集
王家大道

著 者 (法) 安德烈·马尔罗
译 者 周克希
策划编辑 王 焰 黄曙辉
项目编辑 庞 坚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装帧设计 朱赢椿 青猫仙 皇甫珊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hs.tmall.com>

印 刷 者 青岛名扬数码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3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5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1192-7/I·1036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第1部

第1章.....1

第2章.....21

第3章.....37

第4章.....45

第2部

第1章.....63

第2章.....71

第3章.....87

第3部

第1章.....	99
第2章.....	109
第3章.....	121
第4章.....	137
第5章.....	149
第4部	
第1章.....	163
第2章.....	171
第3章.....	177
第4章.....	183
附录：	
超越于死亡之上（柳鸣九）.....	191

La voie royale
première partie

01

第 1 部
第 1 章

这一次，克洛德又被那执著的念头攫住了：他盯住那个人的脸，竭力想凭着身后那个灯泡发出的暗淡光线，从那张脸上看出点表情来。脸的轮廓看上去朦朦胧胧，就像那片索马里海岸的灯火，消融在映照盐田的月光中……那人声音里尖刻的揶揄意味，此刻仿佛也融进了非洲的夜色，使人不由得想起萦绕在这张朦胧的脸影周围的种种传闻，散布这些传闻的是船上那些爱玩牌的碎嘴旅客；凡是在亚洲独立国家生活过的白人，总会有这些绘声绘影的轶闻、离奇古怪的故事和想入非非的念头，像影子似的跟随着他。

“年轻人不懂……你们是怎么说的？……情色。在四十岁以前，他们总是自欺欺人，没法从谈情说爱中摆脱出来：一个男人，不把女人看作性的补足，却把性看作女人的补足，这就是他们说的什么爱情。去它的吧。不过还有更糟的，少年的烦恼，性的烦恼，会去而复返，变得更加强烈。形形色色的回忆使它愈加炽热……”

克洛德嗅到了自己衣服上尘土、大麻和羊肉的气味，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微微掀起的粗麻布门帘，一条胳膊隔着门帘指给他看一个裸体的（绞过毛的）黑人少女，炫目的太阳光斑落在她耸起的右乳房上；厚眼睑的皱褶强烈地表现着性欲，这种狂热的需求，照佩尔肯的说法，这种“渗透到神经末梢的需求”……现在这个佩尔肯还在往下说：

“……回忆变换着形态……想象，多奇妙的东西！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想象……在补偿着一切……”

他那张线条有力的脸在昏暗中若隐若现，但唇间的烟头上闪着亮光，大概是淡质的烟丝。克洛德觉得自己的想法渐渐地跟他说的这些话靠近了，就像缓慢地靠拢过来的那只小船；轮船的灯光正映在桨手一溜儿伸出的胳膊上。

“您究竟是指什么呢？”

“总有一天，您自己会明白的……索马里的妓院是无奇不有

的……”

克洛德知道，这种忿然的揶揄是一个人只用来讥嘲自己或者自己的命运的。

“无奇不有的。”佩尔肯又说了一遍。

“有些什么呢？”克洛德暗自思忖。他眼前浮现出围满小虫子的油灯的光斑，那些鼻梁挺直的少女，要不是瞳仁和深色皮肤之间那块发亮的眼白，根本不会叫人想起“黑女人”这几个字；她们在一个盲人的笛声催动下，围成圆圈前进，一个个发疯似的拍打着前面少女的过于丰满的臀部。倏然间，圆圈随着乐声扩散开来，少女们停止舞步，头和肩保持不动，上身僵直，闭着眼睛，和着充满肉欲的笛声，拼命把屁股和乳房不停地抖动着，坚挺的乳房上汗水涔涔，使这种颤动在油灯下显得更分明……老鸨把一个浅笑着的小姐推到佩尔肯跟前。

“不，”他说，“换一个，那儿那个。她么，至少不像是对这有兴趣。”

“是指性虐狂？”克洛德这会儿暗自想道。人们曾说起暹罗政府交给这个人征服蛮悍部落的使命，说起他在掸邦地区和老挝边境省区的统治，他跟曼谷政府时而诚挚相见、时而剑拔弩张的特殊关系；人们也议论过他的狂热，那会儿大家都把它说成是他对自己的统治、对容不得半点掣肘的原始状态权力的狂热，人们还谈到他的衰颓和他的性欲；然而，在这艘轮船上，要不是他根本不加理睬，妇女们是一定会团团围住他的。“是有一种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但不是性虐狂……”

佩尔肯把头靠在长躺椅的背上：这个如今负有使命的化外之人的脸，在光线的照射下，被眼眶和鼻翼的阴影衬托得更加分明。香烟的烟柱笔直地上升，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

“性虐狂”这个字眼留在克洛德的脑子里，唤起他的一段回忆。

“在巴黎，有一天人家带我上一家蹩脚的妓院去。客厅里仅有的一个女人，给用绳子绑在一个支架上，有点像大木偶，裙子掀了起来……”

“前面还是后面？”

“后面。周围有六七个男人：都是些戴现成领带、穿羊驼毛上衣的小市民（当时是夏天，不过没这么热……），眼睛瞪得老大，面颊通红，尽力让人相信他们是想好好乐一下……他们一个换一个地走近那个女人，打她的屁股——每人打一记——随后就付钱跑路或者上楼……”

“这就完了？”

“完了。上楼的很少：差不多人人都打完就走。这些戴上平顶草帽、翻起上衣领子走出妓院的家伙，他们的乐趣……”

“这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家伙，就这么回事……”

佩尔肯伸出一条胳膊，似乎要用这个动作来带出一句话，但犹豫了一下，想法又动摇了。

“关键是不认识那个女人。管她是什么人，反正就是异性。”

“她不是一个有自己生活的人吗？”

“对有性受虐狂的人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他们永远只在他们之间相互折磨……一个人用来补充想象的是他所能做的事，而不是他想做的事。最笨的婊子也知道那些折磨她或者被她折磨的男人是跟她离得远远的：您知道她们怎样称呼那些变态的家伙？‘脑子进了水’……”

克洛德想着这个词儿：变态的家伙，他也是吗？……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张绷紧的脸。这场谈话是有所指的吗？

“‘脑子进了水’，”佩尔肯又说一遍，“她们说对了。只存在一种‘性反常’，正好给这些傻瓜说着了：就是想象过于发达，无法

得到满足。在曼谷那儿，我认识一个男人，他脱得一丝不挂，叫一个女人把自己捆住，在暗房间里关一个钟头……”

“后来呢？”

“就这些；他也就只要这些。这人是 个不折不扣的‘反常症患者’……”

他立起身。“他是想睡觉了，”克洛德心想，“还是不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佩尔肯穿过升腾的烟雾，跨过一个又一个张开淡红色的嘴、挤在珊瑚篓中间酣睡的小黑人，走远了。他的影子越来越短；克洛德修长的影子孤单地留在甲板上。这样，他那向前伸出的下巴，显得差不多跟佩尔肯的下颏同样刚毅。灯泡摇曳起来，影子微微颤动着；再过两个月，这个影子，这个被它拉长了的身体，还能留下些什么？徒有一具躯体，没有双眼，没有这坚决的、焦虑的目光；今晚正是这种目光，比刚要跨过甲板上那只猫的男子气概十足的身影更强烈地表现了他的个性。他伸出手去，猫溜走了。那个排遣不去的念头重又回到了脑子里。

还得在这样的渴念中熬上两星期；还得怀着被夺走毒品的吸毒者那般的惶遽不安，在这条船上等两星期。他再一次拿出暹罗和柬埔寨的考古地图；他对这张地图比对自己的脸还熟悉……他望着他在那些废城四周画上的粗重的蓝点，望着表示昔日王家大道的虚线，想起它已被暹罗密林吞没的那个可怕的断言，不觉出了神。“报销的机会至少是一半……”若隐若现的小道，行将熄灭的篝火旁丢弃着的小动物骨骼，最后一个考察团在扎赖地区的结局：夜晚，棕榈树叶飒飒作响，宣告着考察团的大难的来临，手执武器的萨德部落土人抛出长矛，刺中了白人团长奥当达尔……今后将有多少个夜晚，他得通宵守夜，疲乏不堪，受尽蚊子的骚扰，抑或是信赖某个向导的警觉性，迷迷糊糊地打个盹儿？……差不多没有当面交手的机会……佩尔肯熟悉这个地区，但他对这一切绝口不提。克洛德一开始就被这个人的语调

吸引住了（在这艘船上他是唯一的极其自然地说出“生命力”这几个字的人）；他由此猜想这个头发几乎花白的人跟他有许多共同的所好。在埃及的海岸上一堵高大的红堤跟前，他第一回听到佩尔肯情绪激动地叙述最近发掘王陵谷时，怎样在一个引申出两壁陈列着无数圣猫木乃伊的甬道的地下大厅里发现两具尸骨（大概是两个盗墓人的），他讲得很有兴味，但又透露出一种敌意。克洛德以其相当有限的经验，已经看出在冒险家中间傻瓜并不比别处少，而这个人却使他感到惊讶。后来，他又听佩尔肯说起过塞当那个昙花一现的国王曼勒那。

“我认为他是个一心演好自己历史的人物，就像一个演员要演好一个角色。你们法国人，喜欢那些把……怎么说呢，哦……把演好自己的角色看得比成败荣辱更重要的人。”

（克洛德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在马恩河战役中写着：“我亲爱的朋友，现在他们用权力、文明和被普鲁士人砍断的手臂来鼓动我们。我这一生见过两三次愚昧冥顽大发作；德雷福斯案件也够意思的了，但这次战争肯定在 any 一点上，甚至在愚蠢的程度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刚写完就自愿出击，壮烈牺牲了。）

“这种态度，”佩尔肯接着说，“使大无畏精神色彩更浓郁，它是角色的组成部分……曼勒那非常勇敢……他把他的情妇，那个湛邦少女的尸体驮在象背上穿过到处有蛮悍部落的密林，为的是让她如同他的种姓的公主那样得到安葬（传教士拒绝让她安葬在坟地上）……您知道他是用大刀打败两个塞当人首领以后才成为国王的，他在扎赖地区坚持了一段时间……这是不容易的……”

“您认识在扎赖人中间生活过的人吗？”

“我，生活过八小时。”

“时间很短。”克洛德笑着说。

佩尔肯从口袋里抽出左手，手指分开伸到克洛德眼前，当中三根

手指上都有一条很深的疤痕，螺旋形的，像开瓶塞的起子。

“火药绳烧的，这可够长的。”

这种轻率的态度使克洛德感到不快，他没有把话头接下去；而佩尔肯又说起了曼勒那：

“总之，死得很惨，就像差不多所有的那些……”

克洛德知道这位国王在马来西亚一座茅屋里临终的情景：这个被希望的破灭所销蚀，犹如被肿瘤销蚀的人，被巨大的树林中间回响着的自己的声音吓坏了……

“不算太惨……”

“我对自杀并不赞赏。”

“为什么？”

“自杀的人追求的是他自己构筑的幻景：自杀永远是为了存在。我不喜欢人成为上帝的玩偶。”

克洛德预感到的那种相像之处，一天比一天变得明显了，佩尔肯这种平稳的声调，谈到别的旅客时说“他们”——可能是专指男人——这种仿佛他跟他们完全隔绝的语气神态，这种不管社会承认与否的漠然态度，都使这种相像之处变得分明起来。在这种语调里，克洛德捉摸到了一种广博的，尽管可能在某些地方有点缺损的人生经验，这种语调是跟目光的表情完全一致的：滞重而亲切；但当一句肯定的话使脸部疲惫的肌肉在刹那间张紧的时候，又带有一种特别的坚定的意味。

现在，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待在甲板上。他不想睡觉。海阔天空地遐想还是看书？把《文物目录》翻上一百遍，再像用头撞墙一般把他的想象抛向那些用蓝笔涂过的废墟，那些尘土飞扬、藤蔓攀缘、塔楼的窗洞好似张着的嘴眼的首府？尽管执著的信念使他无法平静，但他知道，自己仍然得去面对那些始终那么嚣张跋扈，总是在一个老地方撕断他的梦的拦路虎。

Bal-el-Mandeb¹：死亡之门。

佩尔肯每次跟克洛德交谈，总有些关于他所不知道的过去的隐喻暗示，这使他感到不痛快。在吉布提相遇时形成的那种亲密的气氛——他当时走进这家妓院，而没走进另一家，就是因为他在一个身穿红黑色宽袍的高大的黑女人伸直的胳膊下面，影影绰绰瞥见了佩尔肯模糊的身影——并没有使他摆脱那种焦灼的好奇心，他好像已经先知般地看见了自己的命运似的，被那种好奇心驱向佩尔肯，驱向这种上了年纪而宁愿孤独、因不愿与他人交往而不断抗争的人。有时跟克洛德一起散散步的那个亚美尼亚老人，其实早就认识佩尔肯，但老人出于一种想必是恐惧引起的审慎，差不多从来不提起他；因为，老人虽说跟佩尔肯熟识，却肯定不是他的朋友。正像周围一片嘈杂的交谈声掩盖不了那低沉单调的轮机声一样，热带丛林和寺庙的悬念重又萦绕在眼前，压制所有的思绪，迫不及待地占据他的脑际。他进入了似醒非醒的状态，仿佛亚洲已经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有力的默契，把他带进当年探险者的传说交织成的梦境：在蝉声絮噪的黄昏氛围中，队伍出发了，马匹扬起的尘土上方盘桓着成行的蚊群，旅队蹚过温暖的浅滩时互相呼唤着，外交使团瞧着在蝴蝶纷飞的天空下被映成蓝色的鱼群困在暗礁之中，年迈的国王因贪恋女色而戕身；另一个排遣不开的梦境是：古刹，遍身青苔的佛像，一只青蛙跳到肩膀上，身躯旁边的地上躺着蛀蚀了的佛头……

有关佩尔肯的传说，现在已经在船上不胫而走，有如盼望早日抵达的焦虑和等待，有如旅途中恼人的无聊，这些轶闻在一张张长躺椅之间传播着。尽是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很少有什么事实，大多是些愚蠢的秘闻，知情者很少，很多人却带着狡黠的神情，急不可待

1. 位于吉布提共和国与也门之间的一个海峡，在阿拉伯文中意为“悲泣之门”（la porte des pleurs）。

地凑着旁人耳朵说：“一个怪人，您知道，怪——人！”他曾在土著人中间生活过，在许多先他而去的人惨遭杀害的地区统治过——开头一段时间他很可能有过非法的所作所为。人们所能知道的无非就是这些。克洛德心想，看来他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这些冒险经历，而在于顽强的生命力，持之以恒的毅力，还有和军人素质兼容的豁达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会尽力去理解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们。克洛德从来没有把这些小职员浪漫色彩的追求看得如此清楚过，他们靠这种追求来补缀他们的幻梦，而由于害怕受人愚弄，害怕承认不同于自己的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这种追求又是顷刻间就会破灭的。这些人对曼勒那——他已经死了——的传说是深信不疑的，对佩尔肯的，如果他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或许也会相信；而现在，他们对他的沉默存有戒心，疑虑重重，对他有时明显表露出来的不愿与人交往的意向采取鄙夷不屑的态度，热切地想用这种蔑视来报复他。克洛德起初暗自思忖过，为什么佩尔肯接受他的存在呢？就因为他是唯一的赞许他，或许还理解他，而不想对他评头品足的人。他想更好地理解他，但是感到很难把那些浪漫色彩的轶闻（如在着手统治掸邦时，他冲出反叛的土人的包围圈，把传送消息的管子藏在死人身上顺流而下——甚至还有一些被说得神乎其神的故事），跟他感觉到在这个人身上起本质作用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对表演自己的历史不感兴趣，无意于让人称赞自己的所作所为，由于具有一种深刻的意志力量而显得成熟的人，对这种力量克洛德常能察觉出它的流露，却又把握不住它。这种力量，就连船长也感觉到了。“人家探险家全是靠吹牛吹出来的。”他对克洛德说；但佩尔肯办事之干练，为人之切实，还有他绝口不提自己经历的做派，却着实叫他大为惊叹：

“可他使我想到谍报处的高级官员，英国一边利用这个机构一边又否认它的存在；不过他还不止像是伦敦反间谍机构的头儿：他身上

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他是德国人……”

“德国人还是丹麦人？”

“石勒苏益格¹按照凡尔赛条约划归丹麦以后，就算丹麦人了。这对他挺有利：暹罗的军队和警察的头目都是些丹麦人。哦！现在当然是无国籍了！……不，我就不信他会一辈子待在一个办公室里：瞧，他这不又回亚洲来了……”

“来帮暹罗政府做事？”

“也是也不是，跟以前一样呗……他要去找一个留在蛮荒地区的家伙——留在那儿，失踪了，大概是这么回事吧——有件事更叫人吃惊，现在他居然对钱感兴趣了……这可是新鲜事儿……”

一种奇妙的联系形成了。克洛德在那个顽念暂时告退而变得松弛下来的时候，立即想到了这一点：佩尔肯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在他祖父——他是祖父带大的——眼里唯有这种家庭的人是与他相干的。真所谓遥遥相应：同样的对既有价值观念的敌意，同样的把人们的一举一动跟他觉着的虚荣心相联系的观点；尤其是，同样的有所不为。克洛德所想象的未来的图景，总是交织着往日的回忆和目前的存在，这两种成分像一种双重的胁迫，像一次占卜的两条不同的谶语似的想要左右他。他和佩尔肯交谈时，对佩尔肯的体验和回忆，他只能以不算贫乏的书本知识来应对，后来他终于像佩尔肯讲他的经历一样，讲起自己的祖父来，为的是不至于老是用书本知识来应付具体实践，为的是分享一下佩尔肯赋予这种生活的奇特的兴味；而且，当佩尔肯讲他自己的时候，克洛德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祖父下唇下面那一小绺白胡须，联想起他的愤世嫉俗和他年轻时的辛酸故事。祖父年轻时，总为传说中渺茫不可考的海盗祖先和当船舶装卸工的爷爷感到自豪，为了能够像农夫抚摸牲口似的在自己那些轮船的甲板上跺上

1. 日德兰半岛南部的一个地区。曾为普鲁士辖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丹麦。

几脚感到自豪，没命地干啊干啊，创立了这家瓦奈克船行，指望着传给后代。他三十五岁时结了婚，婚后第十二天，妻子就回娘家去了。他父亲不愿意看见她；母亲带着无可奈何的失望对媳妇说：“去吧，我的孩子，等你们有了孩子……”后来她又重回他为她买下的这座旧宅：顶上饰有海事标志、能进出马车的大门，晒着船帆的宽大的庭院。她摘下他父母的相片，换上一个带耶稣像的小十字架，把相片扔到了床下。她的丈夫什么也没说。好几天工夫，两人谁也不开口。而后，共同的生活重又开始了。他们从祖辈继承了工作的习惯，憎恨一切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初的不睦造成的怨怼，并没有演变成冲突：他们能感觉到两人生活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敌对情绪，就像残疾人感觉到他们的残疾一样。两人都拙于表达感情，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强，就都拼命地工作；彼此都在工作中找到了逃避的场所和一种影影绰绰的激情。几个孩子的出生，在旧有的敌意中加进了一种联系，使之变得更令人痛苦。每次回首往事，都会孕育一些新的憎恨；当水手、见习水手和工匠们睡下或离去，夜幕降临这座宅子和庭院里灰褐色的船帆，时钟敲起很晚的钟点的时候，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他俩中的一个俯身在窗前，瞅着另一扇窗里射出的灯光，然后，尽管已经疲倦不堪，还非得再干点工作不可。她有肺病，但根本不在意；他一年比一年干得多，为的是别让自己的灯比妻子那盏亮到夜深的灯熄得早。

有一天，他瞅见十字架也在床下面，跟他父母的相片作伴了。

他不仅为心爱的亲人的死痛苦，而且也为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的死痛苦，他感到无所适从，对于妻子的死，他在它来临时以听天由命的态度承受了下来。对妻子，他想到的是她的好处；他知道她生前很不幸。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与其说是妻子的死，不如说是他对这世界的厌倦，导致了这个家的衰微。几乎整个船队在纽芬兰的海面上失事后，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损失；整整一天，他怀着有生以